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5

T 5759 / 3240 (1-10)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犒兵

鄭祭仲殺堵逐主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璧黃金歲  
輸穀數厲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  
其需索不敢違命今寡人卽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  
府庫一空矣况嗣位之始便失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  
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  
于宋其白璧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穀數  
請以來年爲始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璧三十  
雙黃金三千鎰其三城貢賦約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宋



商丁突無  
與亦于宋  
何與可笑  
評節

莊公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  
許乃于忽之物于突何與而敢吝惜即日又遣使往鄭坐  
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  
商議再貢去穀二萬鍾宋使去而復來傳言若不滿所許  
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祭仲謂厲公曰宋受我先君大德  
未報分毫今乃恃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無禮不可  
聽也臣請奉使齊魯求其宛轉厲公曰齊魯肯為鄭用乎  
祭足曰往平我先君伐許伐宋無役不與齊魯同事况魯  
侯之立我先君實成之即齊不厚鄭魯自無辭厲公曰宛  
轉之策何在祭仲曰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公子馮吾先君

以此交賄  
此市井相  
報之常也

與齊魯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魯受郛之大鼎鼎出吾國亦  
受商彝彝器名宋先代所傳今當訴告齊魯以商彝還宋宋公追想  
前情必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聞仲之言如夢初醒  
即遣使賫下禮幣分頭往齊魯二國告立新君且訴以宋  
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  
昔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  
意乎寡人當身任之即日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  
再說鄭使往齊致命齊僖公向以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  
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到底齊侯心內還偏向  
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突齊侯自然不喜謂使者曰鄭

齊信此舉  
僑有伯也

君何罪。輒行廢立。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人當親率諸侯相見于城下。言將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兵蒐乘。預作準備。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寡人當躬造魯境。豈敢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在扶鍾。邾國之地。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魯侯會于夫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譬之雞卵。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彼本心。今歸國篡位。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

情乎。魯侯曰。大國所以賜鄭者。鄭豈忘之。但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遲速之間。決不負諾。此事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府庫不充為辭。若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失守故業。遺笑列國。故願以賦稅代之。聞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二萬鍾之入。原在歲輸數內。與三城無涉。况所許諸物。完未及半。今日尚然。異日事冷。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為寡人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怏怏而罷。魯侯歸國。即遣公子柔使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鄭伯又遣大夫雍糾捧著商蔡。呈上魯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

還宋府庫以當三城更進白璧二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  
 侯善言解釋魯桓公情不能已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于  
 穀丘之地相會宋公翩然而來二君相見禮畢魯侯又代  
 鄭伯叙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君謂鄭所  
 許諸物完未及半寡人正言責鄭鄭是以勉力輸納宋公  
 並不稱謝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人世守  
 不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即命左  
 右將黃錦祇包裹一物高高捧著跪獻于宋公之前宋公  
 聞說私恩二字眉頭微縐已有不悅之意及啓祇觀看認  
 得商彝乃當初宋國賂鄭之物勃然變色佯為不知問此

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故府之珍鄭先君莊公向曾効力  
 于上國蒙上國賜以重器藏為世寶嗣君不敢自愛仍歸  
 上國乞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咸受其賜豈  
 惟嗣君宋公見提起舊事不覺兩頰發赤應曰往事寡人  
 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魯公欲與宋公歃血為盟忽報

燕伯燕國伯爵魯公輔成王有功封於燕今北直良鄉縣是其地也朝宋駕到穀丘宋公

即請燕伯與魯侯一處相見燕伯見宋公訴稱地鄰於齊

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

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紀姜姓國今青州壽光縣地世仇嘗有襲

紀之心君若為燕請成寡人亦願為紀乞好各修和睦免

魯侯會請

善、變、成、怒

構千戈三君遂一同於穀丘結盟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  
並不見宋國回音鄭國因宋使督促財賄不絕于道又遣  
人求魯侯魯侯只得又約宋公於虛龜之境面會以決平  
鄭之事宋公不至遣使報魯曰寡君與鄭自有成約君勿  
與聞可也魯侯大怒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尚然不可况國  
君乎遂轉轅至鄭與鄭伯會于武父之地約定連兵伐宋  
髯仙有詩云

逐忽弒隱並元兇

同惡相求意自濃

只為宋莊貪詐甚

致令魯鄭起兵鋒

宋莊公聞魯侯發怒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齊侯不肯助突

鄭厲公名

乃遣公子游往齊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寡君有

悔於心願與君協力攻突以復故君忽

鄭昭公名

之位并為燕

伯求平使者未返宋疆吏報魯鄭二國興兵夾伐其鋒甚

銳將近睢陽宋公大驚遂召諸大夫計議迎敵公子御說

莊公次子

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鄭賂又棄魯好彼有

詞矣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戰乃為上策南宮長萬曰兵

至城下不發一矢自救是示弱也何以為國太宰督曰長

萬言是也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萬為將長萬

薦猛獲為先鋒出車三百乘兩下排開陣勢魯侯鄭伯並

駕而出停車陣前單搦宋君打話宋公心下懷慙托病不

出南宮長萬遠遠望見兩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君乃  
 撫猛獲之背曰今日爾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  
 渾鐵點鋼矛麾車直進魯鄭二君看見來勢兇猛將車退  
 後一步左右擁出二員上將魯有公子溺鄭有原繁各駕  
 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曰  
 無名小卒不得污吾刀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  
 怒舉矛直刺原繁原繁輪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  
 裹來猛獲力戰二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鄭將檀伯  
 祝聃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加被祝聃一箭射著右臂不  
 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甲士盡為俘獲只逃走得步卒五

前言祝聃已  
 死以時安得  
 尚在乎

十餘人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  
 入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搦戰佯輸詐敗誘得  
 敵軍追至西門我自計南宮牛應聲而出橫戟大罵鄭  
 突背義之賊自來送死何不速降剛遇祝聃引著弓弩手  
 數人單車巡陣欺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  
 牛回車便走祝聃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門砲聲大舉南  
 宮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兩下夾攻祝聃連發數箭  
 射南宮牛不著心裡落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隻手擒  
 來鄭將原繁聞知祝聃單車赴敵恐其有失同檀伯引軍  
 疾驅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

接應。這裡魯將公子溺亦引秦子梁子助戰。兩下各秉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雞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祝聃獻功。請宋公遣使到鄭營。願以祝聃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事。鄭伯應允。各將檻車推出陣前。彼此互換。祝聃歸於鄭營。猛獲仍還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公曰：鄭突逐兄而立寡人之所惡也。但寡人方有事於紀。未暇及此。儻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寡人敢不相助。伐鄭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訖。再說魯侯與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紀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上國

書。內言齊兵攻紀至急。亡在旦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拔之。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紀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可猝拔。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兵救紀。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魯侯大喜。即時傳令拔寨。齊望紀國進發。魯侯先行三十里。鄭伯引軍斷後。宋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營移動。恐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趕。只遣謀遠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紀國。方纔放心。太宰華督奏曰：齊既許助攻鄭。我國亦當助其攻紀。南宮長萬曰：臣願往。宋公撥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爲先鋒。星夜前來助齊。却說齊僖公約會衛



天下豈有  
復仇於八  
世者此托  
言耳哀公  
哀周事兒  
公羊

侯并徵燕兵衛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世子朔即位是  
為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助燕  
伯懼齊吞并政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紀侯見三  
國兵多不敢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魯  
鄭二君前來救紀紀侯登城而望如倒懸之望解再說魯  
侯先至與齊侯相遇於軍前魯侯曰紀乃敝邑世姻聞得  
罪於上國寡人躬來請赦齊侯曰吾先祖哀公為紀所譖  
見烹於周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親我報其仇今日  
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即命公子溺出車齊將公子彭  
生接住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過

秦子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辦得架隔遮攔衛  
燕二主聞齊魯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  
原繁引檀伯祝聃直衝齊侯老營紀侯亦使其弟贏季引  
軍出城相助喊聲震天公子彭生不敢戀戰急急回轅六  
國兵車混做一處相殺魯侯遇見燕伯謂曰穀丘之盟宋  
魯燕三國同事口血未乾宋人背盟寡人伐之君亦效宋  
所為但知媚齊目前獨不為國家長計乎燕伯自知失信  
垂首避去托言兵敗奔逃衛無大將其師先潰齊侯之師  
亦敗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  
又得宋國兵到魯鄭方纔收軍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明欺弱小恣貪謀  
他國未亡我已敗

只道孤城頃刻收  
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魯鄭各遣一軍衝突前來宋軍不能立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顧紀城誓曰有我無紀有紀無我決不兩存也紀侯迎接魯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羸季進曰齊兵失利恨紀愈深今幸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可也當徐圖之次日紀侯遠送出城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爲一黨宋齊爲一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

是奏過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齊僖公爲兵敗於紀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蜀曰紀吾世仇也能滅紀者方爲孝子汝今嗣位當以此爲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入吾廟諸兒哭倒在地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前可也言畢目遂瞑諸大夫奉世子諸兒成喪卽位是爲襄公宋莊公恨鄭入骨復遣使將鄭國所納金玉分賂齊蔡衛陳四國乞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廩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蔡衛亦各遣將同宋伐鄭鄭厲公欲戰上卿祭

許人略人  
何益乎所  
謂萃得做  
小人也

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傾國之兵盛氣而來若戰而失利  
 社稷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怨吾國無寧日矣不如縱  
 之厲公意猶未決祭仲遂發令使百姓城守有請戰者罪  
 之宋公見鄭師不出乃大掠東郊以火攻被渠門鄭城入  
 及大達大衛也至於太宮鄭社廟盡取其椽以歸為宋盧門宋城  
 名門之椽以辱之鄭伯鬱鬱不樂嘆曰吾為祭仲所制何樂  
 乎為君於是陰有殺祭仲之意明年春三月周桓王病篤  
 召周公黑肩於牀前謂曰立子以嫡禮也然次子克朕所  
 鍾愛今以托卿異日兄終弟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  
 遵命奉世子佗即王位是為莊王鄭厲公聞周有喪欲遣

注可少仇  
 言乎若奔  
 喪猶可自  
 解祭仲每  
 每自行其  
 意為之君  
 不難矣

使行弔祭足固諫以為周乃先君之仇祝聃曾射王肩若  
 遣人往弔祇取其辱厲公雖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遊於  
 後圃止有大夫雍糾相從厲公見飛鳥翔鳴凄然而嘆雍  
 糾進曰當此春景融和百鳥莫不得意主公貴為諸侯似  
 有不樂之色何也厲公曰百鳥飛鳴自繇全不受制於人  
 寡人反不如鳥是以不樂雍糾曰主公所慮豈非秉鈞之  
 人耶秉鈞謂執政厲公嘿然雍糾又曰臣聞君猶父也臣猶子  
 也子不能為父分憂即為不孝臣不能為君排難即為不  
 忠倘主公不以糾為不肖有事相委不敢不竭死力厲公  
 屏去左右謂雍糾曰卿非仲之愛婿乎糾曰婿則有之愛

則未也。糾之婚於祭氏，實出宋君所迫，非祭足本心。足每言及舊君，猶有依戀之心，但畏宋不敢改圖耳。厲公曰：卿能殺仲，吾以卿代之，但不知計將安出。雍糾曰：今東郊被宋兵殘破，民居未復，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廛舍，却教祭足賫粟帛往彼安撫居民，臣當於東郊設享，以鴆酒毒之。厲公曰：寡人委命於卿，卿當仔細。雍糾歸家，見其妻祭氏，不覺有皇遽之色。祭氏心疑，問朝中今日有何事。糾曰：無也。祭氏曰：妾未察其言，先觀其色。今日朝中必無無事之理，夫婦同體，事無大小，妾當與知。糾曰：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撫居民，至期吾當設享於彼，與汝父稱壽，別無他事。

祭氏曰：子欲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也。汝不必問祭氏，愈疑，乃醉糾以酒，乘其昏睡，佯問曰：君命汝殺祭仲，汝忘之耶？糾夢中胡塗，應曰：此事如何敢忘。早起，祭氏謂糾曰：子欲殺吾父，吾已盡知矣。糾曰：未嘗有此。祭氏曰：夜來子醉後自言，不必諱也。糾曰：設有此事，與爾何如？祭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乃盡以其謀告於祭氏。祭氏曰：吾父恐行止未定，至期吾當先一日歸寧，慫慂音疎勇其行。糾曰：事若成，吾代其位於爾，亦有榮也。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問其母曰：父與夫二者孰親？其母曰：皆親。又問二者親情孰甚？其母曰：父甚於夫。祭氏曰：何也？其母曰：未

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以人。父合以天。夫安得比於父哉。其母雖則無心之言。却點醒了雍氏有心之聽。遂雙眼流淚曰。吾今日爲父。不能復顧夫矣。遂以雍糾之謀。密告其母。其母大驚。轉告於祭足。祭足曰。汝等勿言。臨時吾自能處分。至期。祭足使心腹強鈕帶勇士十餘人。暗藏利刃。跟隨再命公子闕。率家甲百餘。郊外接應。防變。祭足行至東郊。雍糾半路迎迓。設享甚豐。祭足曰。國事奔走。禮之當然。何勞大享。雍糾曰。郊外春色可娛。聊具一酌。節勞耳。言訖。滿斟大觥。跪於祭足之前。滿臉笑容。口稱百壽。祭足假作相攬。先將左手握糾

之臂。右手接杯澆地。火光迸裂。遂大喝曰。匹夫何敢弄吾。叱左右爲我動手。強鈕與眾勇士一擁而上。擒雍糾縛而斬之。以其屍棄於周池。水名厲公伏有甲士在於郊外。幫助雍糾成事。早被公子闕搜著。殺得七零八落。厲公聞之大驚曰。祭仲不吾容也。乃出奔蔡國。後有人言及雍糾。通知祭氏。以致祭足預作準備。厲公乃嘆曰。謀及婦人。其死宜矣。史官有詩云。

枕邊漏語便亡身

大事如何謀婦人

偏任雍糾先失著

當時豈乏腹心臣

且說祭足聞厲公已出。乃使公父定叔

共叔段之孫

往衛國迎

昭公忽復位曰吾不失信於舊君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却說衛宣公名晉爲人淫縱不簡自爲公子時與其父莊

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

夷小國名

生下一子。瞞過莊公寄養於

民間遂取名曰急子。宣公卽位之日元配邢妃無寵只有

夷姜得幸如同夫婦就許立急子爲嗣屬之於右公子職

時急子長成已一十六歲爲之聘齊僖公長女使者返國

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心貪其色而難于啓口乃構名

匠築高臺于淇河之上朱欄華棟重宮複室極其華麗名

曰新臺先以聘宋爲名遣開急子然後使右公子洩如齊

逆姜氏逕至新臺自巳納之是爲宣姜時人作新臺之詩以刺其淫亂

新臺有泚

河水瀾瀾

燕婉之求

籩條不鮮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籩條戚施皆醜惡之貌以喻宣公言姜氏本求佳耦不意乃配此醜惡也後人讀史至此言齊僖公二女長宣姜次文姜宣姜淫于舅文姜淫於兄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有詩嘆曰

妖艷春秋首二姜

致令齊衛紊綱常

天生尤物殃人國

不及無鹽佐伯王

急子自宋回來復命于新臺宣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宣公自納齊女只住新臺朝歡暮樂將夷姜又撇一邊一住三年與齊姜連生二子長曰壽次曰朔自古道母愛子抱宣公因偏寵齊姜將昔日憐愛急子之情都移在壽與朔身上心中便想百年之後把衛國江山傳與壽朔兄弟他便心滿意足反似多了急子一人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與急子如同胞一般相愛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那急子又溫柔敬慎無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私下將公子壽囑托左公子洩

異日扶他爲君。那公子朔雖與壽一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年齒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寵，陰畜死士，心懷非望。不惟憎嫌急子，並親兄公子壽也。像贅厖一般，只是事有緩急，先除急子要緊。常把說話挑激母親，說父親眼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有急子在先，他爲兄，我等爲弟。異日傳位，蔑不得長幼之序。况夷姜被你奪寵，心懷不忿。若急子爲君，彼爲國母，我母子無安身之處矣。齊姜原是急子所聘，今日跟隨宣公生子得時，也覺急子與已有礙。遂與公子朔合謀，每每讒譖急子于父親之前。一日急子誕日，公子壽治酒相賀，朔亦與席坐間。急子與公子壽說話甚

密。公子朔插嘴不下，托病先別。一逕到母親齊姜面前，雙眼垂淚，扯箇大謊，告訴道：孩兒好意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急子飲酒半醺，戲謔之間，呼孩兒爲兒子，孩兒心中不平，說他幾句，他說你母親原是我的妻子，你便稱我爲父。於理應該，孩兒再待開口，他便奮臂要打，虧自己哥哥勸住，孩兒迺席而來，受此大辱。望母親稟知父侯，與孩兒做主。齊姜信以爲然，待宣公入宮，嗚嗚咽咽的告訴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點幾句道：他還要玷污妾身，說我母夷姜原是父親的庶母，尚然收納爲妻，况你母親原是我舊妻，父親只算借貸一般，少不得與衛國江山一同



還我宣公召公子壽問之壽答言並無此說宣公半疑不信但遣內侍傳諭夷姜責備他不能教訓其子夷姜怨氣填胸無處伸訴投繯而死髯翁有詩嘆云

父妾如何與子通  
夷姜此日投繯晚

聚鹿傳笑衛淫風  
何似當初守節終

急于痛念其母惟恐父親嗔怪暗地啼哭公子朔又與齊姜謗說急于因生母死于非命口出怨言日後要將母子償命宣公本不信有此事無奈妬妾讒子日夜撻掇定要宣公殺急于以絕後患不聽但展轉躊躇終是殺之無名必須假手他人死于道路方可掩人耳目其時

適齊僖公約會伐紀徵兵于衛宣公乃與公子朔商議假以往訂師期為名遣急于如齊授以白旄此去莘野是往齊的要路舟行至此必然登陸在彼安排急于他必不作準備公子朔向來私畜死士今日正用得著教他假裝盜賊伏于莘野只認白旄過去便趕出一齊下手以旄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處分已定回復齊姜齊姜心下十分歡喜却說公子壽見父親屏去從人獨召弟朔議事心懷疑惑入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氣齊姜不知隱瞞盡吐其實囑付曰此乃汝父主意欲除我母子後患不可洩漏他人公子壽知其計已成諫之無益私下來見急于告以父親之

計此去莘野必繇之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國別作良圖急子曰為人子者以從命為孝棄父之命即為逆子世間豈有無父之國即欲出奔將安往哉遂束裝下舟欣然就道公子壽泣勸不從思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死于盜賊之手父親立我為嗣何以自明子不可以無父弟不可以無兄吾當先兄而行代他一死吾兄必然獲免父親聞吾之死倘能感悟慈孝兩全落得留名萬古于是別以一舟載酒亟往河下請急子餞別急子辭以君命在身不敢逗遛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及開言不覺淚珠墮于杯中急子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已污矣急子

如此好兄弟天何不...  
弟天何不...  
 以出于夷...  
 委宜美二...  
 注之腹惟...  
 逆朋與宣...  
 公庶為是...  
 父是子

曰政欲飲吾弟之情也公子壽拭淚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兄永訣之酒哥哥若鑒小弟之情多飲幾杯急子曰敢不盡量兩人淚眼相對彼此勸酬公子壽有心畱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覺盡醉倒于席上鼾鼾睡去公子壽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遲也我當代往即取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于舟首用自已僕從相隨囑付急子隨行人眾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後可呈看也即命發舟行近莘野方欲整車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見河中旌飄漾認得白旄定是急子到來一聲呼哨如蜂而集公子壽挺然出喝曰吾乃本國衛侯長子奉使往齊汝等何

人敢來邀截衆賊齊聲曰吾等奉衛侯密旨來取汝首挺  
刀便砍從者見勢頭兇猛不知來歷一時驚散可憐壽子  
引頸受刀賊黨取頭盛于木匣一齊下船偃旌而歸再說  
急子酒量原淺一時便醒不見了公子壽從人將簡緘呈  
上急子拆而看之簡上只有八箇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  
避急子不覺墮淚曰弟爲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恐誤殺  
吾弟也喜得僕從俱在就乘了公子壽之舟催趲榜人水  
也速行真箇似電流光絕鳥逝超羣其夜月明如水急子  
心念其弟目不交睫注視鷁首之前望見公子壽之舟喜  
曰天幸吾弟尚在從人稟曰此來舟非去舟也急子心疑

教攏船上去兩船相近艫櫓俱明舟中一班賊黨並不見  
公子壽之面急子愈疑乃佯問曰主公所命曾了事否衆  
賊聽得說出秘密却認爲公子朔差來接應的乃捧函以  
對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啓視見是公子壽之首仰天大  
哭曰天乎冤哉衆賊駭然問曰父殺其子何故稱冤急子  
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于父父命殺我此吾弟壽也何罪  
而殺之可速斷我頭歸獻父親可贖悞殺之罪賊黨中有  
認得二公子者于月下細認之曰真誤矣衆賊遂將急子  
斬首并納函中從人亦皆驚散衛風有乘舟之詩政咏兄  
弟爭死之事詩曰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不假有害

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再說衆賊連夜奔入衛城。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旄。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細述一遍。猶恐誤殺得罪。誰知一箭射雙鵬。正中公子朔的隱懷。自出金帛厚賞衆賊。却入宮來見母親。說公子壽載旌先行。自隕其命。喜得急子後到。天教他自吐真名。償了哥哥之命。齊姜雖痛公子壽。却幸除

了急子。拔去眼中之釘。正是憂喜相半。母子商量。且教慢與宣公說知。却說左公子洩。原受急子之托。右公子職。原受公子壽之托。二人各自關心。遣人打探消息。回報如此。如此起先。未免各爲其主。到此同病相憐。合在一處商議。候宣公早朝。二人直入朝堂。拜倒在地。放聲大哭。宣公驚問何故。公子洩。公子職。二口一辭。將急子與公子壽被殺情繇細述一遍。乞收拾屍首埋葬。以盡當初相托之情。說罷。哭聲轉高。宣公雖怪急子。却還憐愛公子壽。忽聞二子同時被害。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言。痛定生悲。淚如雨下。連聲嘆曰。齊姜誤我。齊姜誤我。卽召公子朔問之。朔辭不

知宣公大怒就著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公子朔口中應承只是支吾那肯獻出賊黨宣公自受驚之後又想念公子壽感成一病閉眼便見夷姜急子壽子一班在前啼啼哭哭祈禳不效半月而亡公子朔發喪襲位是為惠公時朔年一十五歲將左右二公子罷官不用庶兄公子碩字昭伯心中不服連夜奔齊公子洩與公子職怨恨惠公每思為急子及公子壽報仇未得其便話分兩頭却說衛侯朔初即位之年因助齊攻紀為鄭所敗政在銜恨忽聞鄭國有使命至問其來意知鄭厲公出奔羣臣迎故君忽復位心中大喜即發車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再拜謝昔日

不能保護之罪昭公雖不治罪心中怏怏恩禮稍減于昔日祭足亦覺跼蹐不安每每稱疾不朝高渠彌素失愛于昭公及昭公復國恐為所害陰養死士為弑忽立壘之計時鄭厲公在蔡亦厚結蔡人遣人傳語檀伯欲借櫟今謂封府均為巢窟檀伯不從於是使蔡人假作商賈於櫟地往來交易因而厚結櫟人暗約為助乘機殺了檀伯厲公遂居櫟增城濬池大治甲兵將謀襲鄭遂為敵國祭足聞報大驚急奏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鄭地以遏厲公來路厲公知鄭有備遣人轉央魯侯謝罪於宋許以復國之後仍補前路未納之數魯使至宋宋莊公貪心又起結連蔡衛

共納厲公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昭公並不修禮往謝所以亦然昭公反與宋公協謀因即位以來並未與諸侯相會乃自將而往公子洩謂公子職曰國君遠出吾等舉事此其時矣公子職曰如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方保不亂正密議間闖人報大夫甯跪有事相訪兩公子迎入甯跪曰二公子忘乘舟之寃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公子職曰正議擁戴未得其人甯跪曰吾觀羣公子中惟黔牟據史記黔牟為急子之弟仁厚可輔且周王之婿可以彈壓國人三人遂歃血定議乃暗約急子子壽原舊一班從人假傳一箇諜報只說衛侯伐鄭兵敗身死於是迎公子黔牟

即位百官朝見已畢然後宣播衛朔構陷二兄致父忿死之惡重為急壽二子發喪改葬其柩遣使告立君子周甯跪引兵營于郊外以遏惠公歸路公子洩欲殺宣姜公子職止之曰姜雖有罪然齊侯之妹也殺之恐得罪于齊不如畱之以結齊好乃使宣姜出居別宮月致廩餼無缺再說宋魯蔡衛共是四國合兵伐鄭祭足自引兵至大陵與傳瑕合力拒敵隨機應變未嘗挫失四國不能取勝只得引回單說衛侯朔伐鄭無功回至中途聞二公子作亂已立黔牟乃出奔于齊國齊襄公曰吾甥也厚其館餼許以興兵復國朔遂與襄公立約如歸國之日內府寶玉盡作

酬儀襄公大喜忽報魯侯使到因齊侯求婚于周周王允  
 之使魯侯主婚要以王姬下嫁魯侯欲親自至齊面議其  
 事襄公想起妹子文姜久不相會何不一同請來遂遣使  
 至魯并迎文姜諸大夫請問伐衛之期襄公曰黔牟亦天  
 子壻也寡人方圖婚于周此事姑且遲之但恐衛人殺害  
 宣姜遣公孫無知納公子碩于衛私囑無知何等舉動要公子碩上注于宣姜以為復朔之地碩與朔不睦故使公孫無知  
 領命同公子碩歸衛與新君黔牟相見時公子碩內子已  
 卒大夫正室無知將齊侯之意遍致衛國君臣并致宣姜  
 那宣姜到也心肯衛國君臣素惡宣姜僭位中宮今日欲

貶其名號無不樂從只是公子碩念父子之倫堅不允從  
 無知私言于公子職曰此事不諧何以復寡君之命公子  
 職恐失齊權定下計策請公子碩飲宴使女樂侑酒灌得  
 他爛醉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就其事醒後悔之  
 已無及矣宣姜與公子碩遂為夫婦後生男女五人長男  
 齊子早卒次戴公申次文公燬女二為宋桓公許穆公夫  
 人史臣有詩嘆云

子婦如何攘作妻

子烝庶母報非遲

夷姜生子宣姜繼

家法源流未足奇

此詩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急子今其子昭伯碩

亦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話  
分兩頭再說鄭祭足自大陵回因舊君子突在櫟終爲鄭  
患思一制禦之策想齊與厲公原有戰紀之仇今日謀納  
厲公惟齊不與況且新君嗣位正好修睦又聞魯侯爲齊  
主婚齊魯之交將合於是秦知昭公自費禮帛往齊結好  
因而結魯若得二國相助可以敵宋自古道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祭足但知防備厲公却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只  
慮祭足多智不敢動手今見祭足遠行肆無忌憚乃密使  
人迎公子亶在家乘昭公冬行蒸祭伏死士於半路突起  
弑之托言爲盜所殺遂奉公子亶爲君使人以公子亶之

命召祭足回國與高渠彌並執國政可憐昭公復國未滿  
三載遂遭逆臣之禍髯仙讀史至此論昭公自爲世子時  
已知高渠彌之惡及兩次爲君不能剪除兇人畱以自禍  
豈非優柔不斷之禍有詩嘆云

明知惡草自當鉏

蛇虎如何與共居

我不制人人制我

當年枉自識高渠

不知鄭子亶如何結末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疊君臣為戮

却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欣然接之政欲報聘忽聞高渠  
 彌弒了昭公援立子亶心中大怒便有興兵誅討之意因  
 魯侯夫婦將至齊國且將鄭事閣起親至灤水迎候却說  
 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心下亦想念其兄欲借歸寧之  
 名與桓公同行桓公溺愛其妻不敢不從大夫申繻諫曰  
 女有室男有家古之制也禮無相瀆女子出嫁父母若在  
 每歲一歸寧猶言問安今夫人父母俱亡無以妹寧兄之理魯  
 以秉禮為國豈可行此非禮之事桓公已許文姜遂不從

申繻之諫。夫婦同行。車至灤水。齊襄公早先在矣。股勤相接。各敘寒溫。一同發駕。來到臨淄。魯侯致周王之命。將婚事議定。齊侯十分之感。先設大享。款待魯侯夫婦。然後迎文姜。至於宮中。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誰知襄公預造下密室。另治私宴。與文姜敘情。飲酒中間。四目相視。你貪我愛。不顧天倫。遂成苟且之事。兩下迷戀不舍。遂畱宿宮中。日上三竿。尚相抱未起。無名子有詩云。

嬌羞也自惜香娥

新惹幽歡怎奈何

一點春情千點淚

誰憐妹妹是哥哥

兄妹情濃。忘其所以。撇却魯桓公在外。冷冷清清。魯侯心

中疑慮。遣人至宮門細訪。回報齊侯未娶正妃。止有偏宮連氏。乃大夫連稱之從妹。向來失寵。齊侯不與相處。姜夫人自入齊宮。只是兄妹敘情。並無他宮嬪相聚。魯侯情知不好。好事。恨不得一步跨進齊宮。觀其動靜。恰好人報國母出宮來了。魯侯盛氣以待。便問姜氏曰。夜來宮中共誰飲酒。答曰。同連妃。又問幾時散席。答曰。久別話長。直到粉牆月上。可半夜矣。又問你兄曾來陪飲否。答曰。我兄不曾來。魯侯笑而問曰。難道兄妹之情。不來相陪。姜氏曰。飲至中間。曾來相勸一杯。即時便去。魯侯曰。你席散如何。不出宮。姜氏曰。夜深不便。魯侯又曰。你在何處安置。姜氏曰。君

侯差矣何必盤問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之處妾自在西宮過宿卽昔年守閨之所也魯侯曰你今日如何起得恁遲姜氏曰夜來飲酒勞倦今早梳妝不覺過時魯侯又問曰宿處誰人相伴姜氏曰宮娥耳魯侯又曰你兄在何處睡姜氏不覺面赤曰爲妹的怎管哥哥睡處言之可笑魯侯曰只怕爲哥的到要管妹子睡處姜氏曰是何言也魯侯曰自古男女有別你畱宿宮中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休得瞞隱姜氏口中雖是含糊抵賴啼啼哭哭心中却也十分慙愧魯桓公身在齊國無可奈何心中雖然忿恨却不好發作出來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卽遣人告

辭齊侯且待歸國再作區處却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不是姜氏出宮之時難以放心便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打聽魯侯夫婦相見有何說話石之紛如回復魯侯與夫人角口如此如此襄公大驚曰亦料魯侯久後必知其早也少頃見魯使來辭明知事洩之故乃固請於牛山一遊便作餞行使人連逼幾次魯侯只得命駕出郊文姜自畱邸舍悶悶不悅却說齊襄公一來舍不得文姜回去二來懼魯侯懷恨成仇一不做二不休分付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後送魯侯回邸要在車中結果魯侯性命彭生記起戰紀時一箭之恨欣然領命是日牛山大宴盛陳歌舞

襄公意倍殷勤魯侯只低頭無語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盞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魯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酊大醉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車彭生遂與魯侯同載離國門約有二里彭生見魯侯睡熟挺臂以拉其脅彭生力大其臂如鐵魯侯被拉脅折大叫一聲血流滿車而死彭生謂眾人曰魯侯醉後中惡速馳入城報知主公眾人雖覺蹊蹊誰敢多言史臣有詩云

男女嫌微最要明

夫妻越境太胡行

當時若聽申繻諫

何至車中六尺橫

齊襄公聞魯侯暴薨佯啼假哭即命厚殮入棺使人報魯迎喪魯之從人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繇大夫申繻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扶世子同主張喪事候喪車到日行即位禮公子慶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長子攘臂言曰齊侯亂倫無禮禍及君父願假我戎車三百乘伐齊聲罪大夫申繻惑其言私以問謀士施伯曰可伐齊否施伯曰此曖昧之罪不可聞於鄰國况魯弱齊強伐未可必勝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車中之故使齊殺公子彭生以解說于列國齊必聽從申繻告于慶父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之稿世子居喪不言乃用大夫出名遣人如齊致書迎喪齊襄

施伯出見

春秋時大抵成了一箇苟且世

界即如君父大仇亦

只草草結

局此篡弑仇殺無已

公啓書看之書曰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寡君奉天子之命不敢寧居來議大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為言無所歸咎恥辱播於諸侯請以彭生正罪

襄公覽畢即遣人召彭生入朝彭生自謂有功昂然而入襄公當魯使之面罵曰寡人以魯侯過酒命爾扶持上車何不小心伏侍使其暴薨爾罪難辭喝令左右縛之斬于市曹彭生大呼曰淫其妹而殺其夫皆出汝無道昏君所為今日又委罪于我死而有知必為妖孽以取爾命襄公遽自掩其耳左右皆笑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婚并

訂娶期一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仍留齊不歸魯大夫申繻率世子同迎柩至郊即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嗣位是為莊公申繻音繻孫生公子溺公子偃曹沫一班文武重整朝綱庶兄公子慶父庶弟公子牙嫡弟季友俱參國政申繻薦施伯之才亦拜上士之職以明年改元實周莊王之四年也魯莊公集羣臣商議為齊迎婚之事施伯曰國有三恥君知之乎莊公曰何謂三恥施伯曰先君雖已成服惡名在口一恥也君夫人留齊未歸引人議論二恥也齊為仇國况君在衰經衰音崔經音之中乃為主婚辭之則逆王命不辭則貽笑于人三恥也魯莊公蹙然

此免取三  
策亦是春  
秋苟月之  
許

曰此三恥何以免之。施伯曰：欲人勿惡，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先君之立，未膺王命，若乘主婚之機，請命于周，以榮名被之九泉，則一恥免矣。君夫人在齊，宜以禮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則二恥免矣。惟主婚一事最難兩全，然亦有策。莊公曰：其策何如？施伯曰：可將王姬館舍築于郊外，使上大夫逆而送之，君以喪辭，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國之情，中不失居喪之禮，如此則三恥亦免矣。莊公曰：申繻言汝智過于腹，果然。遂一一依策而行。却說魯使大夫顓孫生至周，請逆王姬，因請以黻冕圭璧爲先君泉下之榮。周莊王許之，擇人使魯。錫桓公命，周公黑肩願行。

莊王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原來莊王之弟王子克有寵于先王，周公黑肩曾受臨終之托。莊王疑黑肩有外心，恐其私交外國，樹成王子克之黨，所以不用。黑肩知莊王疑已，夜請王子克家商議，欲乘嫁王姬之日，聚衆作亂，弑莊王而立子克。大夫辛伯聞其謀，以告莊王，乃殺黑肩而逐子克。子克奔燕，此事閣過不題。且說魯顓孫生送王姬至齊，就奉魯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齊襄公十分難捨，礙于公論，只得放回。臨行之際，把袂畱連，千聲珍重，相見有日，各各洒淚而別。姜氏一者貪歡戀愛，不捨齊侯；二者背理賊倫，羞回故里。行一步，嬾一步；車至禚地，禚音灼，齊地，近魯。見行館

整潔嘆曰此地不魯不齊正吾家也分付從人回復魯侯未亡人性貪閒適不樂還宮要吾回歸除非死後魯侯知其無顏歸國乃爲築館于祝丘魯地迎姜氏居之姜氏遂往來于兩地魯侯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議論以爲魯莊公之於文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若文姜歸魯反是難處之事只合徘徊兩地乃所以全魯侯之孝也鬻翁有詩云

弑夫無面返東蒙

禮地徘徊齊魯中

若使腠顏歸故國

親仇兩字怎融通

話分兩頭再說齊襄公拉殺魯桓公國人沸沸揚揚盡說

齊侯無道幹此淫殘蔑理之事襄公心中暗愧急使人迎王姬至齊成婚國人議猶未息欲行一二義舉以服衆心想鄭弑其君衛逐其君兩件都是大題目但衛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壻方娶王姬未可便與黔牟作對不若先討鄭罪諸侯必然畏服又恐起兵伐鄭勝負未卜乃佯遣人致書子亶約於首止衛地在齊鄭之間相會爲盟子亶大喜曰齊侯下交吾國安於泰山矣欲使高渠彌祭足同往祭足稱疾不行原繁私問于祭足曰新君欲結好齊侯君宜輔之何以不往祭足曰齊侯勇悍殘忍嗣守大國侈然有圖伯之心况先君昭公有功於齊齊所念也夫大國難測以大結

小必有奸謀。此行也。君臣其爲戮乎。原繁曰。君言果信。鄭國誰屬。祭足曰。必子儀也。是有君人之相。先君莊公曾言之矣。原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試之。至期。齊襄公遣王子成父。管至父二將。各率死士百餘。環待左右。力士石之紛如。緊隨于後。高渠彌引著子亶。同登盟壇。與齊侯叙禮已畢。嬖臣孟陽手捧血盃。跪而請軟。襄公目視之。孟陽遽起。襄公執子亶手。問曰。先君昭公。因甚而殂。子亶變色。驚顫不能出詞。高渠彌代答曰。先君因病而殂。何煩君問。襄公曰。聞烝祭遇賊。非關病也。高渠彌遮掩不過。只得對曰。原有寒疾。復受賊驚。是以暴亡耳。襄公曰。君行必有警。

備此賊從何而來。高渠彌對曰。嫡庶爭立。已非一日。各有私黨。乘機竊發。誰能防之。襄公又曰。曾獲得賊人否。高渠彌曰。至今尚在緝訪。未有踪跡。襄公大怒曰。賊在眼前。何煩緝訪。汝受國家爵位。乃以私怨弑君。到寡人面前。還敢以言語支吾。寡人今日爲汝先君報仇。叫力士快與我下手。高渠彌不敢分辨。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綁縛。子亶叩首乞哀曰。此事與孤無干。皆高渠彌所爲也。乞恕一命。襄公曰。旣知高渠彌所爲。何不討之。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辨。把手一招。王子成父與管至父引著死士百餘。一齊上前。將子亶亂砍。死于非命。隨行人衆見齊人勢大。誰敢動手。



一時盡皆逃散。襄公謂高渠彌曰：汝君已了，汝猶望活乎？高渠彌對曰：自知罪重，只求賜死。襄公曰：只與你一刀，便宜了你，乃帶至國中，命車裂于南門。車裂者，將罪人頭與四肢縛于五輛車轅之上，各自分向各駕一牛，然後以鞭打牛，牛走車行，其人肢體裂而為五。俗言五牛分屍，此乃極重之刑。襄公欲以義舉聞于諸侯，故意用此極刑。張大其事也。高渠彌已死，襄公命將其首號令南門，榜曰：逆臣視此。一面使人收拾子亶屍首，藁葬于東郭之外。一面遣使告于鄭曰：賊臣逆子，周有常刑。汝國高渠彌主謀弑君，擅立庶孽，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已為鄭討而戮之矣。願

改立新君，以繼舊好。原繁聞之，嘆曰：祭仲之智，吾不及也。諸大夫共議立君，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之？祭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不如立公子儀。原繁亦贊成之。於是逆公子儀于陳，以嗣君位。祭足為上大夫，叔詹為中大夫，原繁為下大夫。子儀既即位，乃委國于祭足，恤民修備，遣使修聘于齊、陳諸國，又受盟于楚，許以年年納貢，永為屬國。厲公無間可乘，自此鄭國稍安。要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CHICAGO, ILLINOIS